

02
05
2009



星期六 ✕ 晚上八時 ✕ 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
演出約一小時十分，不設中場休息
Sábado ✕ Centro Cultural de Macau - Grande Auditório ✕ 20:00 ✕
Duração: aproximadamente 1 hora e 10 minutos, sem intervalo
Saturday ✕ Macao Cultural Centre Grand Auditorium ✕ 8pm ✕
Duration: approximately 1 hour and 10 minutes, no interval



鳴謝 ✕ Agradecimentos ✕ Acknowledgements



本活動獲澳門文化中心場租資助
Este evento contou com o apoio do Centro Cultural de Macau
através de um subsídio de renda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舞箴

西迪·拉比·切克歐與少林武僧

SIDI LARBI CHERKAOUI / ANTONY GORMLEY /
 SZYMON BRZÓSKA /
 MONGES DO TEMPLO DE SHAOLIN /
 SADLER'S WELLS LONDON

SUTRA

SIDI LARBI CHERKAOUI / ANTONY GORMLEY /
 SZYMON BRZÓSKA /
 MONKS FROM THE SHAOLIN TEMPLE /
 SADLER'S WELLS LONDON

SUTRA



主辦 ✕ Organização ✕ Organizer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INGA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DA REPUBLICA POPULAR DA CHINA



周年紀念
 ANIVERSÁRIO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www.icm.gov.mo



舞箴

O2
×
O5

Sadler's Wells製作

由雅典藝術節、西班牙巴塞隆拿希臘藝術節、盧森堡大劇院、布魯塞爾皇家馬內歌劇院、法國亞維農藝術節、羅馬音樂基金會，以及少林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共同製作。

演出：

西迪·拉比·切克歐、釋延東、釋延楠、釋延永、
釋延豪、釋延波、釋延遠、釋延濤、釋延群、釋延麗、釋延傑、釋延詞、釋延闖、
釋延醒、釋延珠、釋延鵬、釋延海、釋延庭、釋延默、釋延文、釋延建

音樂

鋼琴：西蒙·博索斯卡

小提琴：雅莉斯·斯呂特、奧加·沃茲科夫斯加

大提琴：羅拉·安斯蒂

敲擊：顧爾特·林科

指導、編舞：西迪·拉比·切克歐

視覺創作及設計：安東尼·葛姆雷

音樂：西蒙·博索斯卡

編舞助理：阿力·斑·諾飛·塔伯

綵排指導：工藤聰

編舞助理：達米安·佛尼亞、達米安·夏利

編劇指導：盧·科普、安瑪麗·拉姆比赫茲



西迪·拉比·切克歐 與少林武僧



技術指導：**阿拉斯蒂亞·韋遜、PUSH4**

燈光顧問：**亞當·卡利**

製作經理：**安迪·唐尼**

舞團舞台經理：**杰瑪·唐格**

技術經理：**西蒙·楊**

音響工程：**鍾·比蒂**

音響顧問：**A Fundação, Oficina de Espectáculos Lda., de Portugal (米高爾·奧利威拿)**

服裝：**利娜·瑞斯尼 / 利佩嘉·高斯敦**

武僧舞團經理及翻譯：**李京**

綵排翻譯：**姜楠**

技術支援（中國）：**西蒙、崔洋、李芳**

製作鳴謝

製作（Sadler's Wells）：**蘇珊·瓦卡**

製作：**伊藤壽**

項目經理（Sadler's Wells）：**納丁·奧雲**

項目經理（Het Toneelhuis）：**卡爾堤卡·奈爾**

項目協調（中國）：**大川牧希**



嵩山少林寺

少林寺住持：**釋永信方丈**

少林寺監院：**釋延達大師**

總經理（少林寺實業發展有限公司）：**錢大梁**

少林寺監製：**傅敏**（少林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總經理）

副總經理：**田健弘**（少林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由來自安特衛普的Het Toneelhuis劇團協助演出；西迪·拉比·切克歐為該劇團的助理藝術總監。



節目簡介

舞箴：塑造空間（卡爾堤卡·奈爾撰寫）

2007年8月，安特衛普。一群身穿橙黃長袍的中國僧人正沿著大街，朝布拉劇院走去，而同一時間，西迪·拉比·切克歐正在劇院裡為下一部作品埋首苦幹。當僧侶們來到劇院的時候，這裡充滿異國情懷的景象隨即消失，因為這群十七歲的小和尚關掉了手機，與舞蹈員開始綵排練習，嘗試做出各種要求的動作——這是翻譯員才能看到的額外鏡頭。大家互相指導，細心分析不同的武術動作：如何轉動手腕、如何舞動長劍，技巧之美足以讓人汗顏。而掌型細小的拉比也試著舞劍，並且鼓勵這群特別來賓指正他的手腕動作。

這次見面，可稱得上是命運的安排。拉比從小已對中國功夫十分著迷，對少林禪宗非常崇拜，能夠與佛僧共同研究禪宗的教義，身心互通，入境共融，是拉比夢寐以求的事。

“作為一個舞蹈員和編舞家，我從他們對肢體動作的領悟，以及與生命周邊的事物所建立的關係得到啟發。他們用身體展現像老虎、仙鶴或蟒蛇等動物的神髓，把能量由冷變暖、由陰變陽，這些全都是神奇的力量。”

少林寺亦一直希望把中國功夫重新定位，希望向更多地方宣揚中國功夫的由來，突出中國武術的核心哲學思想。二十年來，少林寺的努力雖算是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但卻只限於把中國功夫塑造成人歎為觀止的表演節目，造就了很多門派以及團體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出的機會。誠然，這些表演機會確實讓中國功夫揚名世界，但卻往往忽略了傳播中國武術所著重的心靈修養和嚴格的思想及體格修行。因此，當日本演藝經理人伊藤壽在2007年5月向少林寺高僧介紹摩洛哥裔比利時編舞家拉比以及其作品的時候，這部著重表現人性和非凡技巧並廣受歡迎的作品，隨即產生了一種被認同、同根生和無限可能的感覺。

2007年10月，倫敦。拉比邀請了從前與他一起合作現代舞作《零度》的雕刻家安東尼·葛姆雷，以及波蘭年青作曲家西蒙·博索斯卡，分別為他即將推出的作品擔任視覺藝術設計指導和配樂指導。葛姆雷提議採用大木箱作為唯一場景，帶來了一個與實物大小一樣の木箱模型；拉比開始即興創作，有時在木箱進進出出，有時在木箱邊緣行走，忽地消失，忽地出現，甚至把木箱背在身上當作甲殼，把它當作大樹往上爬……木箱變成了拉比想要的東西：它可以是床、棺木、柱子或大門。整個宇宙被展露出來，空間形式不斷變化，同時亦運行不息。





安東尼·葛姆雷在大學畢業後對佛學產生興趣，花了三年時間前往東方和印度多家修道院研究冥想。對葛姆雷而言，木箱是自由與約束的辯證，是佛教追求解脫的核心。心居於身內，身則居於架構空間，葛姆雷稱之為第二肉身。因此，人與木箱的位置關係，象徵著心有所想或心無雜念。

道家和儒家思想追求把個人推至集體的理想境界，他們的理念是：“手可以拿起比它大的磚塊——木箱雖然比身體大，但仍然可以被身體用作模仿不同的事物。”

一切信念體系的出處以原有的名稱重新展現。“Sutra”（箴言）一詞源自巴利語“sutta”，意即佛經，用來預示佛祖的啟示或佛經故事。佛經觸動了拉比的情感，他幾乎在每部作品中都在探索更深層次的道德倫理，而且經常在例如《神話》等的作品之中，剖析宗教的原型。

箴言一詞還隱含著其他意思。印度教的箴言是人生哲學的規條，梵文解作“線”或“貫穿”，這些詞意解釋與拉比的探求互相呼應。同時，西蒙·博索斯卡亦不斷努力去解讀自己的箴言，通過配樂突顯少林武僧無比精準的武術動作。博索斯必須讀懂少林武僧身體語言暗藏的韻律，從而創作出一組既不擾亂



而且又不是配合他們動作的樂曲，一套讓他們可以無拘無束地施展渾身解數的樂章。

2008年3月，中國嵩山少林寺。陽光把鐵皮屋頂的波紋曬滿一地，石碑院東側的綵排訓練已經進行了四個星期。二十一個大木箱在數分鐘前還是一道城堡的防禦土牆（還有衛兵和吊橋），現在卻變成了一堆骨牌，然後是佛祖置身蓮花花蕾的圖案；花蕾盛開，頭頂花瓣的一眾武僧悄悄移動，重現佛祖頭像的圖案。

少林武僧在表演過程中亦學到了很多東西，例如以不同的走動方式穿越時空，認識到要做出了一連串不間斷的動作需要運用不同的運力方式，改變了以往一貫的爆發力量，取而代之的是耐力的運用。

葛姆雷的視野，有如空間、時間廣闊無邊、穩重平靜；博索斯卡的音樂則充滿了憂鬱基調，能夠平衡身心。拉比面對的最大挑戰，在於營造一個不僅要讓這些創作特點共冶一爐，還要讓他們能夠天衣無縫地融合起來的一個空間；因此，不僅木箱要變成鷹的形態，配樂也要表達鷹的心靈呼喚，表達翅膀下的意念，從而讓整套動作變得有意義，變成演繹一個關於生命，或奮鬥與勝利，或個人與集體的故事，一個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的故事，不分文化和藝術領域。

在找尋這樣一個大家都在聆聽與被聽之共同空間的過程中，木箱成為了堅貞不渝的最佳夥伴。這些像人一般大小的木箱，如積木玩具般充滿無限可能性，他們不只是道具或佈景，而是一種清晰可見的元素，取替語言，表達幻想，超越所有語言表達方式、個性和藝術理論，木箱由森林變成牆壁、高山、城市甚至墓地。然而，拉比最期待的一刻，莫過於木箱象徵人類團結的一幕，一個身心得以解脫的避難所。2008年4月，中國嵩山少林寺。正中央。這個星期，《舞箴》的劇組人員探訪少林寺，當中包括了製作人、英國傳媒、日本弗拉曼柯舞蹈員、中國文化部官員、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安東尼·葛姆雷、西蒙·博索斯卡、以及拉比在安特衛普的舞蹈員同事等。他們有的進行訪問，有的在拍攝錄影，更有些在實地測量、修改樂曲、交流新鮮突破的意見，表達疑慮和期盼，落實各項工作期限。然後，音樂響起，綵排又再開始。

武僧周旋於動與靜之間：時而靜止不動，在最適當的一剎那忽然靜止，大家思想集中，只聽到呼吸聲在空氣中漫延；時而施展原始力量，用四肢割破空氣，利用地球重力做出多個後空翻騰動作，中心力量像波浪一樣向外漫延，後浪承接著前浪的餘力，漸次加強，最後拳頭往地上一擊，連綿不斷的敲擊樂接著響起，代表地球的心跳，象徵事物不滅，但它們的形式則有所改變。





藝術家及團體簡介

安東尼·葛姆雷（視覺創作及設計）

安東尼·葛姆雷於1950年在倫敦出生，在劍橋大學聖三一學院完成考古學、人類學和藝術史等學位後，旅居印度三年，其後返回倫敦，在工匠學院中央藝術學校和史雷德藝術學院繼續進修。

葛姆雷把人體視為一個產生記憶和變化的地方；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他用自己的身體作為目標、工具和材料，進行徹底研究，藉此喚醒雕塑作品的人性特質。自1990年開始，葛姆雷在創作《配額》、《無邊界的停頓》、《另一個地方》、《所有領域》、《澳大利亞》和《盲光》等大型雕塑裝置的時候，他的注意力不只集中在雕塑的人性特點，同時亦對集體以及自身與他身之間關係進行了深入探索。

葛姆雷的作品曾在多個國家及地方展出，包括在英國白教堂、泰特藝廊、大英博物館和白立方畫廊，以及丹麥漢勒貝克區路易斯安納現代美術館、美國華盛頓區可可畫廊、都柏林愛爾蘭現代藝術博物館和德國科隆藝術協會等地舉行個人展覽。葛姆雷亦曾參與威尼斯雙年展以及德國第八屆卡賽爾文獻展等大型表演活動，作品《土地》曾於美洲、歐洲和亞洲巡迴演出；《北方天使》和矗立在格林威治泰晤士河畔的新作《量子雲》，更被喻為英國當代雕塑的典範之一。

1994年，葛姆雷榮獲英國泰納獎；1999年獲英國倫敦南岸視覺藝術獎；1997年獲頒不列顛帝國勳章；現為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劍橋聖三一學院和耶穌學院的榮譽資深會員，另外，自2003年起他亦成為了皇家藝術學院的會員。他的主要作品《另一個地方》獲准在英國默西塞區的德克羅斯比沙灘永久展示。

2007年夏天，他的作品《盲光》在黑瓦德畫廊展出便馬上取得成功。葛姆雷作品回顧展將於7月12日在鹿特丹藝術館展開序幕，繼而在法國聖艾蒂安和西班牙維多利亞等不同國家舉行。



西迪·拉比·切克歐（指導、編舞、舞蹈員）

西迪·拉比·切克歐首次擔任編舞的劇作，是1999年與安德魯·威爾合作的當代音樂劇《匿名社》。其後，切克歐創作了超過十五部作品，贏得愛丁堡戲劇節一等獎和總體戲劇大獎、倫敦柏克萊劇院獎、貝爾格萊德國際戲劇節特級獎、蒙地卡羅尼金斯基獎的新秀編舞家獎、德國國際舞蹈獎以及2007年澳洲荷普曼獎等多個獎項。2008年憑著《神話》、《佚名》、《起源》和《舞箴》等作品，被歐洲芭蕾舞年刊評為該年度最佳編舞家；2009年獲德國艾爾法雷特·杜佛基金會頒發凱洛斯獎。其獨特的藝術哲學以及對於文化理解的追求受到了肯定。

剛成為比利時Les Ballets C de la B舞團核心成員的時候，切克歐一方面埋首創作了《完全沒有》（2000）、《信仰》（2003）和《時光飛逝》（2004）等作品。另一方面，他亦參與一些能夠擴展和鞏固自己藝術視野的演出計劃。《Ook》（2000）是他與編舞家尼恩科·瑞侯斯特在比利時土侯特五角星花劇場的工作坊完成的一部作品，起用的全都是有心智障礙的演員。其他作品有《之前》（2002）及《零度》（2005）。

切克歐亦曾與不同劇團、歌劇團和芭蕾舞團合作，如倫敦Sadler's Wells、布魯塞爾皇家馬內歌劇院、丹麥皇家芭蕾舞團、斯德哥爾摩加爾堡芭蕾舞團、蒙地卡羅芭蕾舞團和日內瓦大劇院等。自2006年開始，切克歐的創作基地轉移到安特衛普，他在當地擔任Het Toneelhuis劇團的助理藝術總監，劇團製作了《神話》以及《起源》。切克歐即將成立的新公司伊斯曼計劃於2010年推出首部作品《巴貝爾塔》。





西蒙·博索斯卡 (音樂、鋼琴)

西蒙·博索斯卡剛取得安特衛普佛蘭德皇家音樂學院作曲學士後文憑，師從路克·范·荷夫。在2000年至2004年期間參多個音樂大師的工作坊。此外，博索斯卡還取得波蘭波茲南帕德瑞夫斯基音樂學院藝術碩士學位，師從米羅斯洛·布可夫斯基。博索斯卡的作品深受古典音樂和當代音樂大師喜愛，先後在比利時、丹麥、德國、挪威和波蘭演出。2003年，其作品《聖母的晚禱》被波蘭室內樂聖樂團Schola Cantorum Gedanensis選定為露米亞“聖母進教之佑”聖樂節的音樂會曲目；2004年憑著由齊別根紐·赫伯特填詞的男高音鋼琴作品《黑玫瑰》贏得波蘭薩諾克的亞當·狄杜爾作曲大賽三等獎，又憑聖詩作品《地獄的回音》奪得了波蘭比德哥什的受難曲作曲大賽二等獎。

2006年，博索斯卡的大提琴和鋼琴音樂集《六首小品》獲得了享負盛名的比利時普羅米修斯合唱團選定為工作坊演奏曲目。博索斯卡亦是安特衛普“音樂@冒險2007”音樂節作曲大賽的少數優勝者之一，因而有機會為比利時合唱團創作曲目《I solisti del vento》，讓合唱團在2007年度音樂節獻唱。

博索斯卡熱衷於把音樂和現代舞、戲劇和電影等其他藝術形式結合起來。他曾參與波蘭多部電影和戲劇的配樂工作，例如他為狄阿斯蒂米執導的法國電影《太陽的魔咒》創作的動作片配樂。



少林寺

參與《舞箴》演出的武僧都是少林寺的僧人。少林寺位於中國河南省嵩山地區，創立於公元496年；1983年中國國務院把少林寺定為國家重點佛寺。少林武僧嚴格遵守佛教規條，中國功夫和太極武術是武僧每天必不可少的訓練課題。

少林寺以宗法倫理階級管治，在接近八百年的悠久歷史中培育了三十多代僧人，目前一代主要僧人以“素”、“德”、“新”、“永”、“延”和“恒”等字為名。釋永信大師是少林寺現任方丈；而少林功夫是最古老的中國傳統武術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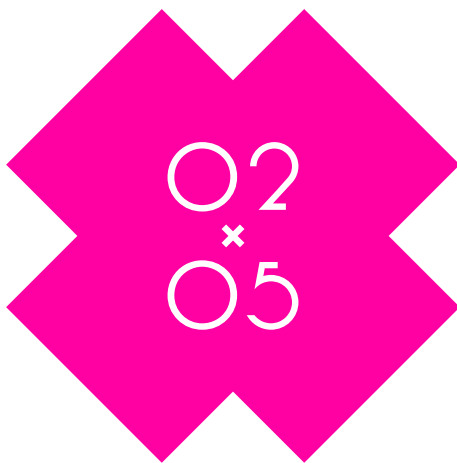
少林武僧深信禪宗的超自然力量，他們的武術動作正是禪宗的主要表達方式。根據少林寺世代相傳的古籍記載，少林功夫共有七百零八套動作、五百五十二套拳術和七十二套抓擒、斷肢和傷及敵人要害的獨門絕學。

少林武僧把練就一身好武藝視為終生目標。他們參透生命，心中無畏無懼，他們的思想言行實現了中國“天人合一”的傳統信念。

註：嵩山區內目前有很多以少林為名的武術學校，很多以少林僧人為題材的商業表演節目都從這些學校吸納演員，但《舞箴》的一眾佛僧全是正宗的少林寺武僧，敬希垂注。



SUTRA



Uma produção de Sadler's Wells

Co-produzido com o Festival de Atenas, Festival de Barcelona Grec, Grand Théâtre du Luxembourg, La Monnaie Brussels, Festival d'Avignon, Fondazione Musica per Roma e Shaol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mpany.

Intérpretes:

Sidi Larbi Cherkaoui, Shi Yanchuang, Shi Yanci, Shi Yandong, Shi Yanhai, Shi Yanhao, Shi Yanjiao, Shi Yanjie, Shi Yanli, Shi Yanmo, Shi Yannan, Shi Yanpeng, Shi Yanqun, Shi Yantao, Shi Yanting, Shi Yanwen, Shi Yanxing, Shi Yanyong, Shi Yanyuan, Shi Yanzhu e Shi Yanjian

Músicos:

Szymon Brzóska, Piano
Alies Sluiter e Olga Wojciechowska, Violinos
Laura Anstee, Violoncelo
Coordt Linke, Percussão

Encenação e Coreografia: **Sidi Larbi Cherkaoui**

Criação e Design Visual: **Antony Gormley**

Música: **Szymon Brzóska**

Coreógrafo Assistente: **Ali Ben Lotfi Thabet**

Director de Ensaios: **Satoshi Kudo**

Assistentes Coreográficos Adicionais: **Damien Fournier e Damien Jalet**

Conselheiros de Dramaturgia: **Lou Cope e An-Marie Lambrechts**

**SIDI LARBI CHERKAoui / ANTONY GORMLEY /
SZYMON BRZÓSKA / MONGES DO TEMPLO DE SHAOLIN /
SADLER'S WELLS LONDON**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Direcção Técnica: **Alastair Wilson, PUSH4**

Consultor de Luzes: **Adam Carrée**

Manager de Produção: **Andy Downie**

Director de Cena da Companhia: **Gemma Tonge**

Manager Técnico: **Simon Young**

Engenheiro de Som: **Jon Beattie**

Consultação de Luzes: **A Fundação, Oficina de Espectáculos Lda., Portugal (Miguel Oliveira)**

Guarda-roupa: **Leila Ransley e Rebecca Goldstone**

Manager e Intérprete da Companhia de Monges: **Li Jing**

Intérprete de Ensaios: **Jiang Nan**

Apoio Técnico – China: **Milky Way Productions, Cui Yang e Li Fang**

Créditos de Produção

Produtor – Sadler's Wells: **Suzanne Walker**

Produtor: **Hisashi Itoh**

Manager de Projecto – Sadler's Wells: **Nadine Owen**

Manager de Projecto – Het Toneelhuis: **Karthika Nair**

Coordenador de Projecto – China: **Maki Okawa**

Para o Templo de Shaolin em Songshan

Director Geral do Templo de Shaolin: **Mestre Shi Yongxin**, Abade do Templo de Shaolin

Chefe dos Monges Guerreiros: **Mestre Shi Yanda**

Gerente Geral (Shaolin Temple Industrial Company): **Qian Daliang**

Produtor do Templo de Shaolin: **Fu Min** (Presidente da Shaol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mpany)

Vice-gerente Geral: Tian Jianhong (Shaol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mpany)

Com o apoio de **Het Toneelhuis, Antuérpia**, onde **Sidi Larbi Cherkaoui** é um Artista Associado.



NOTAS AO PROGRAMA

Sutra: moldar o espaço

por Karthika Nair

Antuérpia, Agosto de 2007. Cabeças viram-se à vista dos monges chineses tonsurados e vestidos de cor de açafão que caminham pela rua abaixo em direcção ao Bourla, o teatro onde Sidi Larbi Cherkaoui se encontra a trabalhar na sua próxima peça. Todavia, uma vez aí, este exótico quociente rapidamente se esfuma: os monges, de dezassete anos de idade, desactivam os seus telefones móveis e começam a ensaiar com os bailarinos – tentando timidamente fazer alguns dos movimentos da obra em progresso. São partilhadas técnicas, dissecados socos de artes marciais, e um pulso em rotação faz rodopiar uma espada gigante com uma perícia que envergonharia os Jedi. Sidi Larbi Cherkaoui, abreviado Larbi, experimenta a arma, encorajando os seus convidados a corrigir os movimentos do seu pulso.

Pode chamar-se destino, este encontro. Para Larbi – cujo fascínio pelo Kungfu desde criança depressa se transformou em interesse e respeito pela escola Shaolin do budismo Chan – há muito que sonhava trabalhar com os seus monges e explorar os seus princípios fundamentais: a interligação entre corpo e alma, e a vida em total harmonia com o que nos rodeia.

“Como bailarino e coreógrafo, fui inspirado pela sua compreensão do movimento, pela sua completa identificação com a vida que os rodeia, por essa espantosa capacidade de se tornar na essência de um tigre, de uma grou ou de uma cobra; transformar a energia de frio em quente, de yin em yang.”

Estranhamente, o Templo também tem procurado recolocar o Kungfu no seu contexto próprio e realçar a sua filosofia nuclear junto de um universo mais vasto. As últimas duas décadas viram a sua prática não só ser reproduzida como também moldada na forma de um espectacular entretenimento, multiplicando-se em legiões de escolas e companhias que andam em digressão pelo mundo fora, popularizando certamente esta arte marcial, mas omitindo demasiadas vezes a espiritualidade e a intensa disciplina física e mental que esta exige. Assim, quando o empresário japonês Hisashi Itoh apresentou monges seniores ao coreógrafo belga/marroquino em Maio de 2007, e à sua obra – marcada pelo pluralismo, por um olhar imperturbável sobre a humanidade e por uma superioridade técnica notável – houve um sentimento de reconhecimento, de denominadores comuns e possibilidades futuras.





Londres, Outubro de 2007. O escultor Antony Gormley, anteriormente sócio de zero degrees, e o jovem compositor polaco Szymon Brzóska, são convidados por Larbi para dirigir o design visual e a partitura original, respectivamente, para a peça *vindoura*. Szymon trouxe um modelo em tamanho natural e Larbi começa a improvisar, entrando e saindo da caixa, caminhando nas suas arestas, desaparecendo e reaparecendo, transportando-a como uma carapaça, trepando por ela acima como se fosse uma árvore... transforma-se em tudo o que escolhe: cama, caixão, coluna, ou portal. O universo revela-se, à medida que o espaço muda constantemente de forma e função.

O interesse de Antony Gormley pelo Budismo remonta aos seus tempos de estudante, quando passou três anos no Oriente e na Índia, a estudar meditação em vários mosteiros. As caixas, para ele, reflectem a dialéctica da liberdade e da contenção, central à ideia budista da libertação: a mente está alojada no corpo, e o corpo no espaço arquitectural, que considera ser o segundo corpo. Da mesma forma, o corpo em relação à caixa poderia tornar-se o equivalente a um pensamento no espírito, ou inversamente, à mente vazia quando liberta do seu ocupante.

É neste ponto que surgem os ideais taoístas e confucionistas de utilidade individual ao colectivo: “Como um tijolo que é maior do que uma mão mas que pode ser agarrado por ela – estas caixas, embora maiores que o corpo, podem ser usadas por este para fazer coisas diferentes.”

Referências de sistemas de fé reemergem no título, para começar. A palavra “sutra”, derivada de “sutta” em páli, refere-se aos sermões ou narrativas bíblicas de Buda, sensibilizando Larbi, que tem persistentemente procurado alcançar uma moralidade mais profunda através de quase todo o seu trabalho, dissecando frequentemente os arquétipos religiosos em peças como a recente *Myth*.



Possui também outras conotações apropriadas. No Hinduísmo, “sutra” formula as linhas mestras de conduta da vida. Em sânscrito a palavra também significa corda, ou “medida de rectidão”, o que ecoa também as próprias demandas de Larbi. Szymon Brzóska, entretanto, debate-se com o seu próprio sutra: compor para monges guerreiros, lendários pela sua precisão de fracções de segundo, mas não acostumados a interagir com música. Nele recai a tarefa de compreender os ritmos internos da sua linguagem corporal e responder com uma partitura que não os perturbe nem necessariamente complementemente, mas que crie um espectro no qual o movimento possa fluir livre.

Templo de Shaolin, Songshan (Henan, China), Março de 2008. Os ensaios decorrem há quatro semanas num barracão com telhado de ferro, situado a leste do Steles Yard. Vinte e uma caixas que há minutos formavam as muralhas de um castelo (completas com guardas e uma ponte levadiça) transformam-se numa pilha de dominós e subitamente transformam-se numa flor de lótus com uma Criança-Buda ao centro. O botão desabrocha numa flor, e os monges que haviam levantado as pétala-caixas, deslizam para dentro destas, transformando-se na suprema divindade.

Também os monges se encontram numa trajectória de descoberta. Estão a aprender a mover-se de forma diferente – principalmente através do tempo. Absorvem outra consciência, a das sequências

contínuas, o que requer uma canalização diferente da força. Acostumados a expelir a energia em explosões de movimento, devem agora recuperá-la para manter a continuidade.

Territórios emergem e, assim, definem-se, delimitam-se. O território dos monges, ancorado na natureza: um espaço de animalidade controlada e consciente que é o Kungfu. O horizonte modular de Antony Gormley, estendido como o espaço e o tempo, sereno. A moldura emotiva da música de Szymon Brzóska: essencialmente colorida pela melancolia, proporcionando talvez a alma desta equação mente-corpo. Assim, os grandes desafios de Larbi residem aqui: em moldar um espaço que não só deixará estes elementos distintos coexistirem, mas tornarem-se uma esfera inteiriça, de forma a que a essência de uma águia não seja apenas a visão do seu movimento, mas a música da sua alma que se eleva nos ares, o significado da paisagem por baixo; assim toda a sequência pode adquirir significado, tornar-se uma história – da vida, de lutas e triunfos, individuais e colectivos. Um mundo a que todos se podem sentir relacionados, sejam quais forem as nossas lentes culturais ou artísticas.





Nesta busca de um espaço comum onde cada pessoa pode ouvir e ser ouvida, as caixas tornaram-se aliadas inflexíveis. Com um potencial de peças de Lego, e tamanho humanóide, evoluíram para algo mais do que um adereço ou cenário: elas forneceram o elemento identificável – uma linguagem sucedânea de várias espécies, palavras da imaginação – que transcendeu as múltiplas linguagens, personalidades e disciplinas artísticas envolvidas. De floresta a parede a montanha a cidade a cemitério, elas sofrem uma mutação. Mas o objectivo de Larbi é o momento em que elas personificam a unidade do ser humano: uma zona de conforto na qual a mente pode encontrar os seus contornos e o corpo, um santuário.

Templo de Shaolin, Songshan (China), Abril de 2008. Ponto intermédio. É uma semana diferente para a equipa do Sutra: os produtores estão cá, assim como membros da imprensa britânica, bailarinos de flamenco japoneses, funcionários chineses do Ministério da Cultura, Antony Gormley, Szymon Brzówska, os bailarinos de Larbi de Antuérpia... há entrevistas, gravações, medições, correcções musicais, enquanto novas e ambiciosas ideias, dúvidas, expectativas, prazos, enchem o ar. Então a música e o movimento assumem o controlo.

Entram e saem de campos cinéticos: retratos de quietude um minuto, os seus seres suspensos na plenitude do momento, a respiração expandindo-se como pensamento colectivo; a seguir uma força da natureza, membros ceifando o ar, espinhas como setas apontadas ao céu, desafiando e abarcando a gravidade como consequência. O olho da energia centrífuga espalha-se em ondas, cada uma transportando a carga da anterior, em crescendo à medida que os pulsos batem no chão, em contínuo como o bater do coração da terra através de uma música percussiva que não pára. É uma advertência de que nada está perdido: tudo muda apenas de forma.





NOTAS BIOGRÁFICAS



Sidi Larbi Cherkaoui, Encenador, Coreógrafo e Bailarino

A estreia de Sidi Larbi Cherkaoui como coreógrafo deu-se em 1999 com o musical contemporâneo de Andrew Wale *Anonymous Society*. Desde então, criou mais de quinze peças coreográficas e ganhou prémios, incluindo o Fringe First Award, o Total Theatre Award em Edimburgo e o Barclays Theatre Award em Londres, o Prémio Especial no Festival BITEF em Belgrado e o Prémio para o Coreógrafo Mais Promissor nos Prémios Nijinski em Monte Carlo, o Prémio Movimentos na Alemanha, e o Prémio Helpmann Australia em 2007. Em Agosto de 2008, *Ballettanz* atribuiu-lhe o título de Coreógrafo do Ano pelo seu trabalho realizado no decorrer da temporada 2007-2008: *Myth*, *Apocrifu*, *Origine* e *Sutra*. O Alfred Toëpfer Stiftung atribuiu-lhe o Prémio Kairos 2009 em reconhecimento da sua filosofia artística e da sua busca do diálogo cultural.

Enquanto que as peças iniciais de Cherkaoui eram feitas como membro

Antony Gormley, Criação Visual e Design

Antony Gormley nasceu em Londres em 1950. Após formar-se em arqueologia, antropologia e história da arte no Trinity College, em Cambridge, viajou para a Índia, regressando a Londres três anos mais tarde para estudar na Central School of Art, Goldsmiths College e na Slade School of Art.

Nos últimos 25 anos, Antony Gormley revitalizou a imagem humana em escultura através de uma investigação radical do corpo como repositório da memória e da transformação, usando o seu próprio corpo como tema, ferramenta e material. Desde 1990, alargou a sua preocupação com a condição humana para explorar o corpo colectivo e a relação entre o indivíduo e o seu semelhante em instalações de grande escala como *Allotment*, *Critical Mass*, *Another Place*, *Domain Field*, *Inside Australia* e *Blind Light*.

O trabalho de Gormley tem sido exposto consideravelmente, com exposições individuais no Reino Unido em locais como Whitechapel, Tate Gallery, British Museum e White Cube, e internacionalmente em museus, incluindo o Louisiana Museum em Humlebaek, Corcoran Gallery of Art em Washington DC, Irish Museum of Modern Art em Dublin, Kölnischer Kunstverein na Alemanha. Participou em exposições colectivas tais como a Bienal de Veneza e Kassel Documenta 8. A sua obra *Field* esteve em digressão nos EUA, Europa e Ásia. *Angel of the North* e, recentemente, *Quantum Cloud* no Thames em Greenwich, contam-se entre os mais notáveis exemplos da escultura britânica contemporânea.

Foi distinguido com o Prémio Turner em 1994 e o Prémio South Bank para as Artes Visuais em 1999 e foi nomeado Oficial da Ordem do Império Britânico em 1997. É Membro Honorário do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e Jesus College, Cambridge, e é um Académico Real desde 2003. Uma das suas instalações principais, *Another Place*, deverá ficar em exibição permanente na Praia de Crosby em Merseyside.

Uma grande exposição da sua obra, *Blind Light*, foi inaugurada na Galeria Hayward na Primavera de 2007, com grande sucesso junto da crítica. No dia 12 de Julho, será ainda inaugurada uma retrospectiva da sua obra no Kunsthall Rotterdam, sendo mais tarde apresentada em Saint-Étienne, em França, e em Vitoria, em Espanha.

principal da colectiva belga Les Ballets C. de la B. - *Rien de rien* (2000), *Foi* (2003), *Tempus Fugit* (2004) – desenvolveu também projectos paralelos que expandiram e consolidaram a sua visão artística. *Ook* (2000) nasceu de um *workshop* para actores com problemas mentais realizado pelo Theater Stap em Turnhout com o coreógrafo Nienke Reehorst; *D'avant* (2002) de um encontro com o seu parceiro artístico de longa data Damien Jalet e bailarinos-cantores da Companhia Sasha Waltz & Guests, e *Zero Degrees* (2005) com o amigo e colega coreógrafo Akram K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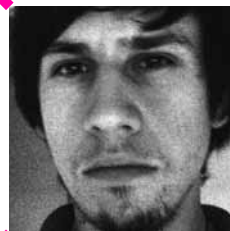
Trabalhou com vários teatros, teatros de ópera e companhias de ballet, incluindo Sadler's Wells em Londres (*Sutra*, 2008), Théâtre de la Monnaie em Bruxelas (*Apocrifu*, 2007), Royal Danish Ballet (*L'homme du bois*, 2007), Ballets Cullberg em Estocolmo (*End*, 2006), Monte Carlo Ballets (*Mea culpa*, 2006, e *In memoriam*, 2004) e no Grand Théâtre em Genebra (*Loin*, 2005). Mas a base de Cherkaoui desde 2006 é Antuérpia, onde é Artista Associado no Het Toneelhuis, o teatro que produziu *Myth* (2007) e *Origine* (2008). Eastman, a sua futura companhia, estará ancorada na mesma cidade portuária, com a execução da sua primeira peça *Babel* em 2010.





Szymon Brzóska, Compositor e Pianista

Tendo recentemente concluído uma pós-graduação em composição no Conservatório Real da Flandres, em Antuérpia, Szymon Brzóska formou-se sob a orientação de Luc Van Hove. Participou em *workshops* dirigidos por Marek Stachowski, Tapio Tuomela, Remigijus Merkelys, Toivo Tulev e Peteris Plakidis entre 2000 e 2004.



Este jovem compositor polaco, que possui também um diploma de mestrado da Academia de Música Ignacy Jan Paderewski em Poznań (onde Miroslaw Bukowski foi seu professor), atraiu já atenção considerável de profissionais da música clássica e contemporânea, as suas obras já foram apresentadas na Bélgica, Dinamarca, Alemanha, Noruega e Polónia; em 2003, a sua obra *Antiphona Beatae Mariae Virginis* foi escolhida pelo coro de câmara polaco Schola Cantorum Gedanensis para o seu concerto no Festival de Música Sacra *Maria Auxilium Christianorum* em Rumia em 2004, ganhou o 3º prémio no Concurso de Composição Adam Didur em Sanok (Polónia)

Templo de Shaolin

Os monges guerreiros que actuam em *Sutra* são provenientes do Templo de Shaolin, situado perto da Montanha Song (Songshan), na Província de Henan, no Interior da China, e fundado em 496 d.C. por monges originários da Índia. Em 1983, o Conselho de Estado definiu o Templo de Shaolin como principal templo budista nacional. Professam uma austera doutrina budista, da qual as artes marciais do Kungfu e o Tai Chi fazem parte integral, no seu regime quotidiano.

Um clã patriarcal preside ao Templo e, em quase 800 anos, houve já mais de 30 gerações de monges. Os representantes das gerações actuais têm, nos seus apelidos, os caracteres 'Su', 'De', 'Xing', 'Yong', 'Yan' e 'Heng'. O Mestre Shi Yongxin é o actual Abade do Templo de Shaolin. O Kungfu de Shaolin é uma das tradições das artes marciais chinesas mais antigas.

Os movimentos de Kungfu praticados pelos monges de Shaolin, baseados numa crença no poder sobrenatural do Budismo Chan, constituem a sua principal forma de expressão. Segundo os guias distribuídos no Templo de Shaolin, o Kungfu tem 708 sequências de movimentos, e mais 552 sequências de boxe, para além de 72 técnicas únicas para capturar, lutar, deslocar, e tocar em pontos vitais a fim de causar lesões.

Os monges do Templo de Shaolin olham a perfeição das suas técnicas guerreiras de Kungfu como o seu objectivo de vida. Compreendendo a vida na sua totalidade, sem medo no coração, a sua prática física e mental personifica a antiga crença chinesa na "unidade entre o céu e o homem."

Nota:

Há muitas escolas de artes marciais que foram também criadas na região sob o nome de Shaolin, das quais provêm os executantes de muitos dos espectáculos mais comerciais de Monges de Shaolin. No entanto, os executantes de *Sutra* são todos monges budistas do templo original.

Mais informação sobre o templo encontra-se disponível em: www.chinavoc.com/kungfu/shaolin/intro.asp

com a obra *Czarna róza (A Rosa Negra)*, canção para tenor e piano com poema de Zbigniew Herbert e o 2º prémio no Concurso de Composição de Canções Corais em Bydgoszcz (Polónia) com *Vexilla Regis Prodeu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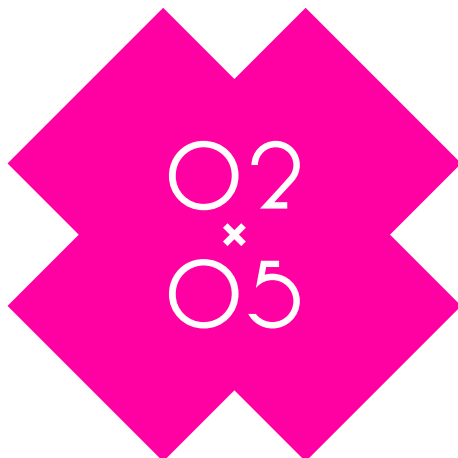
Em 2006, as suas *6 miniatures* para violoncelo e piano foram escolhidas para o *workshop* com o prestigiado Prometheus Ensemble da Bélgica e foi também um dos poucos a ser seleccionado para o Concurso de Composição do Festival *music@venture 2007* em Antuérpia, que lhe encomendou uma peça para o ensemble belga I solisti del vento, que executou a peça em Outubro durante a edição de 2007 do festival.



Brzóska possui um particular interesse na sinergia entre a música e as outras artes, tais como a dança contemporânea, o teatro e o cinema. Participou em bandas sonoras para vários projectos de cinema e teatro na Polónia, e a sua composição para a banda sonora original do filme francês *Le bruit des gens autour*, realizado por Diastème e produzido por Cipango Productions será ouvida numa ante-estreia especial no Festival d'Avignon que precederá o lançamento comercial na Europa em Setembro.



SUTRA



A Sadler's Wells Production

Co-produced with Athens Festival, Festival de Barcelona Grec, Grand Théâtre de Luxembourg, La Monnaie Brussels, Festival d'Avignon, Fondazione Musica per Roma and Shaol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mpany.

Performers:

**Sidi Larbi Cherkaoui, Shi Yanchuang, Shi Yanci, Shi Yandong,
Shi Yanhai, Shi Yanhao, Shi Yanjiao, Shi Yanjie, Shi Yanli, Shi Yanmo, Shi Yannan, Shi Yanpeng,
Shi Yanqun, Shi Yantao, Shi Yanting, Shi Yanwen, Shi Yanxing, Shi Yanyong,
Shi Yanyuan, Shi Yanzhu and Shi Yanjian**

Musicians:

Szymon Brzóška, Piano
Alies Sluiter and **Olga Wojciechowska**, Violins
Laura Anstee, Cello
Coordt Linke, Percussion

Direction and Choreography: **Sidi Larbi Cherkaoui**

Visual Creation and Design: **Antony Gormley**

Music: **Szymon Brzóška**

Assistant Choreographer: **Ali Ben Lotfi Thabet**

Rehearsal Director: **Satoshi Kudo**

Additional Choreographic Assistants: **Damien Fournier** and **Damien Jalet**

Dramaturgical Advice: **Lou Cope** and **An-Marie Lambrechts**

**SIDI LARBI CHERKAQUI / ANTONY GORMLEY /
SZYMON BRZÓSKA / MONKS FROM THE SHAOLIN TEMPLE /
SADLER'S WELLS LONDON**



Technical Direction: **Alastair Wilson, PUSH4**

Lighting Consultant: **Adam Carrée**

Production Manager: **Andy Downie**

Company Stage Manager: **Gemma Tonge**

Technical Manager: **Simon Young**

Sound Engineer: **Jon Beattie**

Lighting Consultant: **A Fundação, Oficina de
Espectáculos Lda., Portugal (Miguel Oliveira)**

Wardrobe: **Leila Ransley** and **Rebecca Goldstone**

Monks Company Manager and Interpreter: **Li Jing**

Rehearsal Interpreter: **Jiang Nan**

Technical Support – China: **Milky Way Productions, Cui Yang** and **Li Fang**

Production Credits

Producer – Sadler's Wells: **Suzanne Walker**

Producer: **Hisashi Itoh**

Project Manager – Sadler's Wells: **Nadine Owen**

Project Manager – Het Toneelhuis: **Karthika Nair**

Project Co-ordinator – China: **Maki Okawa**

For Shaolin Temple, Songshan

Shaolin Temple General Director: **Master Shi Yongxin**, Abbot of the Shaolin Temple

Leader of the Warrior Monks: **Master Shi Yanda**

General Manager (Shaolin Temple Industrial Company): **Qian Daliang**

Shaolin Temple Producer: **Fu Min** (Shaol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mpany President)

Vice General Manager: **Tian Jianhong** (Shaol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mpany)

With the support of **Het Toneelhuis, Antwerp**,
where **Sidi Larbi Cherkaoui** is an Associate Artist.





PROGRAMME NOTES

Sutra: shaping space

by Karthika Nair

Antwerp, August 2007. Heads turn at the sight of saffron-clad, tonsured Chinese monks striding down the road to the Bourla, the theatre where Sidi Larbi Cherkaoui is working on his next piece. Once there, though, the exotic quotient rapidly recedes: the seventeen-year-old monks deactivate their mobile phones and begin rehearsing with the dancers – the sole addition to the usual proceedings being an interpreter – tentatively attempting some moves from the work in progress. Techniques are shared, martial art lunges dissected and a rotating wrist whirls a giant sword with skill that would put the Jedi to shame. Sidi Larbi Cherkaoui, Larbi for short, tries out the weapon, encouraging his guests to correct his wrist movements.

It could be called destiny, this encounter. Larbi's childhood fascination with kung fu soon developed into interest in and respect for the Shaolin school of Chan Buddhism, and he has long dreamt of working with its monks and exploring its main principles: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body and soul, life in total harmony with one's surroundings.

"As a dancer and choreographer, I was inspired by their understanding of movement, their complete identification with life around them, that amazing ability to become the essence of a tiger, a crane or a snake; to transform energy from cold to warm, yin to yang."

Oddly enough, the Temple too has been seeking to relocate kung fu within its proper context and highlight its core philosophy to the wider world. The last two decades have seen its practice emulated but also moulded into a spectacular entertainment, spawning legions of schools and companies that tour the world over – popularising the martial art, for sure, but all too often omitting the spirituality and intense mental and physical discipline it demands. So when Japanese impresario Hisashi Itoh introduced senior monks to the Belgian-Moroccan choreographer in May 2007 and to his work – signature-tuned by plurality, an unblinking gaze at humanity and remarkable technical mastery – there was a sense of recognition, of common denominators and of possibilities ahead.





London, October 2007. Sculptor Antony Gormley, previously a partner in zero degrees, and young Polish composer Szymon Brzóška have been invited by Larbi to helm the visual design and the original score, respectively, for the forthcoming piece. Gormley proposes man-sized boxes as the sole landscape of the piece. He has brought one life-sized model, and Larbi begins to improvise, stepping in and out of the box, walking on its edges, disappearing then reappearing, carrying it like a carapace, climbing as though up a tree... it becomes anything he chooses to make it: bed, coffin, pillar or portal. The universe unfolds, space changing form and function constantly.

Antony Gormley's interest in Buddhism goes back to his graduate days, when he spent three years in the East and in India studying meditation at various monasteries. The boxes, for him, reflect the dialectics of freedom and containment, central to the Buddhist idea of liberation: the mind is housed in the body, and the body in architectural space, which he considers the second body. So the body in relation to the box could become the equivalent of a thought in the mind, or, conversely, the box in relation to the body the empty mind when freed of its occupant.

Taoist and Confucian ideals of individual utility to the collective find their way in: "Like a brick that is larger than a hand but can be held by it – these boxes though bigger than the body can be used by it to make different things."

References from belief systems resurface, in the name to begin with. *Sutra*, derived from *sutta* in Pali, is used to denote any of the sermons or scriptural narratives of Buddha. It strikes a chord with Larbi, who has persistently sought a deeper morality through almost his entire body of work, often dissecting religious archetypes in pieces like the recent *Myth*.



It has other appropriate connotations, too. In Hinduism, sutra laid down guidelines for the conduct of life. The word in Sanskrit also means string, or 'measure of straightness', all of which resonate with Larbi's own quests. Szymon Brzóška, meanwhile, is grappling with sutra of his own: composing for warrior monks fabled for their split-second precision but unused to interacting with music. On him falls the task of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l rhythms of their body language and responding with a score that will neither disturb nor necessarily match these but create a spectrum within which the movement can flow untrammelled.

Shaolin Temple, Songshan (Henan, China), March 2008. Rehearsals have been on for four weeks in a corrugated iron-roofed shed east of the Steles Yard. Twenty-one boxes that minutes ago formed the ramparts of a castle (complete with guards and drawbridge) become a pile of dominoes then suddenly transform into a lotus bud with an infant Buddha at its heart. The bud unfolds into a flower; the monks who had upended each petal-box slide into them, becoming, as it were, the godhead.

The monks, too, are on an arc of discovery. They are learning to move differently – mainly through time. They absorb another consciousness, that of unbroken sequences, which requires a different channelling of strength. Accustomed to expelling energy in bursts of movement, they must now retrieve it to maintain continuity.

Territories are emerging, and thus getting defined, delimited. That of the monks, anchored in nature: a land of harnessed, conscious animality that is kung fu.

The modular horizon of Antony Gormley, stretched out like space or time, serene. The emotive frame of Szymon Brzóska's music: primarily coloured in melancholy, providing perhaps the soul to this mind-body equation. So Larbi's greatest challenges lie here: in shaping a space that will not merely let these distinct elements coexist but become a seamless sphere, so the essence of an eagle will not just be the sight of its movement but the music of its soul soaring, the meaning of the landscape beneath; so the whole sequence can take on meaning, become a story – of life, of its struggles and triumphs,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A world that anyone can relate to, whatever our cultural or artistic lenses.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In this search for a common space where each person can hear and be heard, the boxes have become steadfast allies. Lego-like in their potential, humanoid in their size, they have evolved into something more than a prop or a backdrop: they have supplied the identifiable element – a surrogate language of sorts, words of the imagination – that has transcended the multiple tongues, personalities and artistic disciplines involved. From forest to wall to mountain to city to graveyard, they mutate. But Larbi's goal is the moment when they embody the unity of the human being: a safe zone where the mind can find its contours, and the body, sanctuary.

Shaolin Temple, Songshan (China), April 2008. Midpoint. It is visitor's week of sorts for the Sutra team: the producers are here, so are members of the British media, Japanese flamenco dancers, Chinese officials from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tony Gormley, Szymon Brzóska, Larbi's dancers from Antwerp... there are interviews, recordings, measurements, musical corrections, new and ambitious ideas, doubts, expectations, deadlines crowding the air. Then music and movement take over.

They move in and out of kinetic fields: portraits of stillness one minute, their being suspended in the fullness of the moment, breath expanding as collective thought; a force of nature the next, limbs scything the air, spines an arrow to the earth, challenging and embracing gravity in turn. The eye of centrifugal energy spreads in waves, each successive one bearing the charge of the last, crescendoing as fists hit the floor, continuing as the heartbeat of the earth through a percussive music that goes on and on. It is a reminder that nothing is lost: it just changes form.





BIOGRAPHICAL NOTES



Sidi Larbi Cherkaoui, Director, Choreographer and Dancer

Sidi Larbi Cherkaoui's debut as a choreographer was in 1999 with Andrew Wale's contemporary musical *Anonymous Society*. Since then, he has made more than fifteen full-fledged choreographic pieces and picked up a slew of awards including the Fringe First Award, the Total Theatre Award in Edinburgh and the Barclays Theatre Award in London, the Special Prize at the BITEF Festival in Belgrade and the Most Promising Choreographer Prize at the Nijinski Awards in Monte Carlo, the Movimentos Award in Germany and the Helpmann Award from Australia in 2007. In August 2008, *Ballettanz* awarded him the title of Choreographer of the Year for his work across the 2007-2008 season: *Myth*, *Apocrifu*, *Origine* and *Sutra*. The Alfred Toepfer Stiftung has awarded its 2009 Kairos Prize to him in recognition of his artistic philosophy and his quest for cultural dialogue.

While Cherkaoui's initial pieces were made as a core member of the Belgian collective Les Ballets C. de la B. – *Rien de rien* (2000), *Foi* (2003),

Antony Gormley, Visual Creation and Design

Antony Gormley was born in London in 1950. Upon completing a degree in archaeology, anthrop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art at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he travelled to India, returning to London three years later to study at the Central School of Art, Goldsmiths College and the Slade School of Art.

Over the last 25 years Antony Gormley has revitalised the human image in sculpture through a rad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body as a place of memory and transformation, using his own body as subject, tool and material. Since 1990 he has expanded his concern with the human condition to explore the collective bod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other in largescale installations like *Allotment*, *Critical Mass*, *Another Place*, *Domain Field*, *Inside Australia* and *Blind Light*.

Gormley's work has been exhibited extensively, with solo shows throughout the UK in venues such as the Whitechapel, Tate Gallery, the British Museum and White Cube, and internationally at museums including the Louisiana Museum in Humlebaek, the Corcoran Gallery of Art in Washington DC, the Irish Museum of Modern Art in Dublin and the Kölnischer Kunstverein in Germany. He has participated in major group shows such as the Venice Biennale and the Kassel Documenta 8. His *Field* has toured America, Europe and Asia. *Angel of the North* and, most recently, *Quantum Cloud* on the Thames in Greenwich are amongst the most celebrated examples of contemporary British sculpture.

He was awarded the Turner Prize in 1994 and the South Bank Prize for Visual Art in 1999 and was appointed to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OBE) in 1997. He is an Honorary Fellow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and Jesus College, Cambridge, and has been a Royal Academician since 2003. One of his key installations, *Another Place*, is to remain permanently on display at Crosby Beach, Merseyside.

A major show of his work, *Blind Light* opened to critical success at the Hayward Gallery in Spring 2007. A European retrospective of his work will open on July 12th at the Konsthall Rotterdam and travel to Saint-Étienne, France, and Vitoria, Spain.

Tempus Fugit (2004) – he also undertook parallel projects that both expanded and consolidated his artistic vision. *Ook* (2000) was born from a workshop for mentally disabled actors held by Theater Stap in Turnhout with choreographer Nienke Reehorst; *D'avant* (2002) from an encounter with long-standing artistic partner Damien Jalet and dancer-singers of the Sasha Waltz & Guests company; and *Zero Degrees* (2005) with friend and fellow-choreographer Akram K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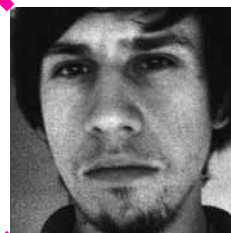
He has worked with a variety of theatres, opera houses and ballet companies, ranging from Sadler's Wells in London (*Sutra*, 2008), Théâtre de la Monnaie in Brussels (*Apocrifu*, 2007), the Royal Danish Ballet (*L'homme du bois*, 2007), Ballets Cullberg in Stockholm (*End*, 2006), Monte Carlo Ballets (*Mea culpa*, 2006, and *In memoriam*, 2004) and the Grand Théâtre in Geneva (*Loir*, 2005). But Cherkaoui's base since 2006 has been in Antwerp, where he is associate artist at Het Toneelhuis, the theatre that produced *Myth* (2007) and *Origine* (2008). Eastman, his future company, will throw anchor in the same port city with the making of its first piece, *Babel*, in 2010.





Szymon Brzóska, Composer and Pianist

Recently awarded a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composition from the Royal Flemish Conservatory in Antwerp, Szymon Brzóska trained under Luc Van Hove. He attended workshops directed by Marek Stachowski, Tapio Tuomela, Remigijus Merkelys, Toivo Tulev and Peteris Plakidis between 2000 and 2004.



This young Polish composer, who also holds a Master of Arts diploma from the Ignacy Jan Paderewski Music Academy in Poznań (where Mirosław Bukowski was his professor), has already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among professionals of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music: his works have been performed in Belgium, Denmark, Germany, Norway and Poland; in 2003, his *Antiphona Beatae Mariae Virginis* was chosen by the Polish chamber choir Schola Cantorum Gedanensis for their concert at the Festival of Sacred Music *Maria Auxilium Christianorum* in Rumia and in 2004, he won both the 3rd prize at the Adam Didur Composition Competition in Sanok

Shaolin Temple

The warrior monks performing in *Sutra* are from the Shaolin Temple, situated near Songshan mountain in the Henan Province of China and established in 496 CE by monks originating from India. In 1983, the State Council defined the Shaolin Temple as the key national Buddhist temple. The monks follow a strict Buddhist doctrine which includes kung fu and tai chi martial arts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ir daily regime.

A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presides within the Temple, and in nearly 800 years there have been over 30 generations of monk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urrent generations have, in their surnames, the characters 'Su', 'De', 'Xing', 'Yong', 'Yan' and 'Heng'. Master Shi Yongxin is the present Abbot of the Shaolin Temple. Shaolin kung fu is one of the oldest Chinese martial arts traditions.

Based on a belief in the supernatural power of Chan Buddhism, the moves practised by the Shaolin kung fu monks are its major form of expression. According to the guidebooks handed down in the Shaolin Temple, kung fu has 708 movement sequences plus another 552 boxing sequences and 72 unique skills for capturing, wrestling, disjuncting and touching vital points in order to cause injury.

The monks of the Shaolin Temple regard the perfection of their kung fu warrior skills as their lifelong goal. Fully understanding life with no fear in their hearts,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practice embodies the ancient Chinese belief in 'the unity between heaven and man'.

Note:

There are many martial arts schools that have also been set up in the region under the name of Shaolin, from which performers for many of the more commercial Shaolin Monk shows are drawn, however, please note that the performers in *Sutra* are all Buddhist Monks from the original temple itself.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temple can be sourced at: www.chinavoc.com/kungfu/shaolin/intro.asp

(Poland) for *Czarna róża (The Black Rose)*, song for tenor and piano with words by Zbigniew Herbert, and the 2nd prize in the Composition Competition for Choral Passion Song in Bydgoszcz (Poland) for *Vexilla Regis Prodeunt*.

In 2006, his *6 miniatures* for cello and piano was chosen for the workshop with the prestigious Belgian Prometheus Ensemble, and he was also among the selected few at the Composition Competition of the *music@venture 2007* festival in Antwerp, which commissioned him to create for the Belgian ensemble I solisti del vento a piece which they performed in October during the 2007 edition of the festival.



Brzóska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he synergy between music and other arts, such as contemporary dance, theatre and cinema. He has participated in soundtracks for several film and theatre projects in Poland, and his composition for the original motion picture soundtrack of the French film *Le bruit des gens autour*, directed by Diastème and produced by Cipango Productions, will be heard at a special pre-screening at Festival d'Avignon before the commercial release in Europe in September.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02-30
 05
 2009



第二十屆
 澳門
 藝術節



20TH
 MACAO
 ARTS
 FESTIVAL



XX
 FESTIVAL
 DE ARTES DE
 MACAU